

非常经典

凝聚心灵深处文字的力量，绽放永开不败的墨香之花。
名著让我们在岁月的经纬中，将永恒不变的主题继续书写。

卡拉马佐夫兄弟 (二)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卡拉马佐夫兄弟(二)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卡拉马佐夫兄弟(二)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 19 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 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

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切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目 录

第二部

第一卷 折磨	3
第一节 费拉庞特神父	3
第二节 在父亲家里	19
第三节 和小学生们相第遇	27
第四节 在霍赫拉柯娃家	35
第五节 客厅里的折磨	46
第六节 农舍里的折磨	65
第七节 在清新空气里	79
第二卷 赞成和反对	96
第一节 婚约	96

第二节	斯麦尔佳科夫弹吉他·····	115
第三节	兄弟俩互相了解·····	126
第六节	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	142
第七节	“跟聪明人谈谈也是友好处的”·····	160
第三卷	俄罗斯教士 ·····	173
第一节	佐西马长老和他的客人·····	173
第二节	已故司祭佐西马长老的生平,阿历克赛· 费多罗维·····	180
第三节	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和训言·····	226

第三部

第一卷	阿辽沙 ·····	251
第一节	腐臭的气味·····	251
第二节	那样的时刻·····	270
第三节	一棵葱·····	280

第二部



第一卷 折磨

第一节 费拉庞特神父

阿辽沙在清早天还没亮时被叫醒了。长老醒来，感到很软弱，却仍想离开床坐到靠椅上去。他神志极清；脸色虽然非常憔悴，却是晴朗的，几乎是快乐的，眼神也是愉快、和蔼而恳切的。他对阿辽沙说：“也许我活不过今天了。”后来他想忏悔，并且立刻行受圣餐礼。他像往常一样向佩西神父作了忏悔。在完成这两种圣礼以后，就开始行临终涂油礼。司祭们到齐了，修道室渐渐聚满了在隐修庵里修行的修士们。这时天已大亮。修道院里的人也陆续来了。仪式结束后，长老想和大家告别，——同他们亲吻。因为修道室里挤不下，先来的人陆续出去，好让别的人进来。阿辽沙站在长老旁边，长老这时又在靠



椅上坐好了。他尽力所能及地说话,讲道,他的嗓音虽然很低,但还十分坚定。“我给你们讲道讲了多少年,也就是出声说了多少年的话,好像已经养成了动辄就说话,一说话就给你们讲道的习惯,现在弄得沉默对我来说倒比讲话似乎还要更难些,即使是现在,亲爱的神父们和修士们,在我身体非常衰弱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说着笑话,亲切地环视着聚在他身旁的人们。阿辽沙后来记住了一些他当时所说的话。但尽管说得很清晰,嗓音也相当坚定,他的话却很不连贯。他讲了许多事情,似乎想在临死以前,把一生中没有全说出来的一切一下子倾吐出来,再说一次,并且不单单是为了说教,而且仿佛是渴望无一例外地跟一切人分享自己内心的喜悦和欢欣,在自己一生中再一次吐露自己的胸臆。……

“你们应该彼此相爱,神父们,”长老教诲说(据阿辽沙后来所能回忆起来的),“爱上帝的人民。我们并不因为自己来到了这里,关在这个院子里,因此就比俗世的人们神圣些,正相反,凡是来到这里的人,正因为他来到这里,就已经自己意识到他比所有俗世的人们,比地上的一切人都坏些,……一个修士以后住在这个院子里越久,就应该越加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只有当他意识到他不但比一切俗世的人坏,而且应该在世界上的一切人面前为人

类的一切罪恶——不管是全体的或是个人的罪恶负责，那时我们才算达到了隐修的目的。因为你们要知道，亲爱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世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负责，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但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了整个世界的罪恶，也是因为个人本来就应当为世上的一切人和每一个人负责。这种认识不只是修道的人，而且也是世上一切人生活道路的终极目标。因为修士并不是特殊的人，而不过是世上一切人都应该做的那种人。惟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才得到了感动，滋生了广博无垠、充塞天地、不知餍足的爱。那时候你们每个人就会有力量用爱获得全世界，用泪洗净全世界的罪恶。……你们每人应该省察自己的心，不断自行忏悔。不要怕自己的罪恶，即使已经觉察了以后也不要怕，只要有悔悟心就行，但是不应该和上帝讲条件。我再说一遍，你们不应该骄傲。在小人物面前不要骄傲，在大人物面前也不要骄傲。不要憎恨排斥你、侮辱你、责骂你、诽谤你的人。不要憎恨无神派、教唆坏事的人和唯物论者，——不但对他们中善良的人，甚至对其中的恶人也不要恨，因为即使在他们里面，也有许多的好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们要在祈祷中这样提到他们：主，救一切无人替他们祈祷的人吧，甚至也救救那些不愿向你祈祷的人们。而且还应该马上补充说：主啊，我并不是因为高傲自大才这样祈



祷的，因为我自己比一切人都还要低劣。……你们应该爱上帝的人民，不要让外来的人搅乱羊群，因为如果你们沉迷在怠惰和洁身自好的骄傲之中，尤其是陷在贪婪之中，就会有人从四面八方前来掠夺你们的羊群。要不断地给人民讲解福音，……不要敲诈勒索，……不要爱金银，不要收聚它们。……你们应该信仰，举起旗帜，高高地举着。……”

长老说的话比在这里转述的和阿辽沙后来记下来的要凌乱得多。他有时完全中断了说话，似乎要歇一歇力，喘口气，但却仿佛一直心情十分高兴。大家十分感动地听着他，虽然有许多人对他的话感到奇怪，觉得它暧昧晦涩，……以后大家才又重新记起他的这些话来。阿辽沙中间偶尔从修道室走出来一会儿，他对于聚在屋内屋外的修士们普遍的激动和期待的神情感到很惊讶。有些人的期待几乎是惊惶不安的，另一些人则是庄严肃穆的。大家全期待在长老圆寂后立刻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这期待从某种观点看来几乎是浅薄的，但是甚至最严肃的长老们也受了这种影响。其中司祭佩西神父的脸最为严肃。阿辽沙走出修道室，是因为拉基金从城里回来了，暗地叫一个修士请他出来，交给他一封霍赫拉柯娃太太写来的古怪的信。她告诉阿辽沙一件来得十分凑巧的很有意思的新闻。原来昨天曾来向长老膜拜、求他祝福的虔

诚的平民妇女中有一个住在城里的老妇人普罗霍罗芙娜，是个士官的寡妇。她的儿子瓦先卡由于职务关系远行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去了，她已经有一年没有接到任何信息。她问长老：可不可以把她儿子作为死者在教堂里追悼，祈祷他的亡魂安息？长老严峻地回答她，不准她做这样的祈祷，说这等于是施行妖术。但接着因她的无知而宽恕了她，并解释说这“好像看预言书一样”（霍赫拉柯娃太太信里这样说），同时还安慰了她：“说她的儿子瓦先卡一定活着，他不是自己快要回来，就是快要寄信回来，所以她应该回家去等着。”结果怎样呢？霍赫拉柯娃太太兴高采烈地补充说：“预言竟一字不差地实现了，甚至还多些。老太太刚回家，人家就交给她一封已在等着她的从西伯利亚寄来的信。不但这样，瓦夏在这封他中途从叶卡捷琳堡^①写来的信里还通知他的母亲，说他本人正在随同一位长官一起返俄途中，在接到此信后三星期内即可‘指望拥抱自己的母亲’。”霍赫拉柯娃太太坚决而且热烈地请求阿辽沙立刻把这新出现的“预言的奇迹”通知院长和全体修士，因为“这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的！”她在信的末尾这样感叹地说。这封信写得匆忙潦草，每一行里都流露出写信人的激动的心情。但

①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旧称。



是阿辽沙已经用不着通知修士们了，因为大家已经全都
知道：拉基金在打发修士去找阿辽沙的时候，还托他“恭
敬地禀知佩西神父阁下说拉基金有事报告，但因极为重
要，所以一分钟也不敢延搁，为此惶恐地请求原谅他的冒
昧”。因为修士在通知阿辽沙之前已先把拉基金的请求
向佩西神父报告过了，所以阿辽沙出来读了信以后，所能
做的只不过是立刻把信转交给佩西神父，作为一个证据
罢了。连这位态度严峻、不肯轻信的人，皱着眉头读完关
于“奇迹”的报告以后，也不能完全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
动。他的两眼放光，嘴角忽然露出了庄严而热切的微笑。

“我们竟还能见到这样的事么？”他好像情不自禁地
脱口说了出来。

“我们还能见到这样的事，还能见到这样的事！”四周
的修士们重复地说着，但是佩西神父重又皱起眉头，请大
家至少暂时不要向任何人声张。“现在还有待于进一步
证实，因为世俗人士中轻率的举动太多了，况且现在这件
事情也有可能是偶尔自然地发生的。”他谨慎地补充了一
句，似乎是为了使自己安心，但几乎连自己也不大相信自
己所持的保留态度，这是旁边听着的人看得十分清楚的。
与此同时，这“奇迹”自然也传遍了整个修道院，甚至传
到许多到修道院来参与弥撒的人们那里。其中对这个新
发生的奇迹最感到吃惊的，是昨天才从极北的奥勃多尔